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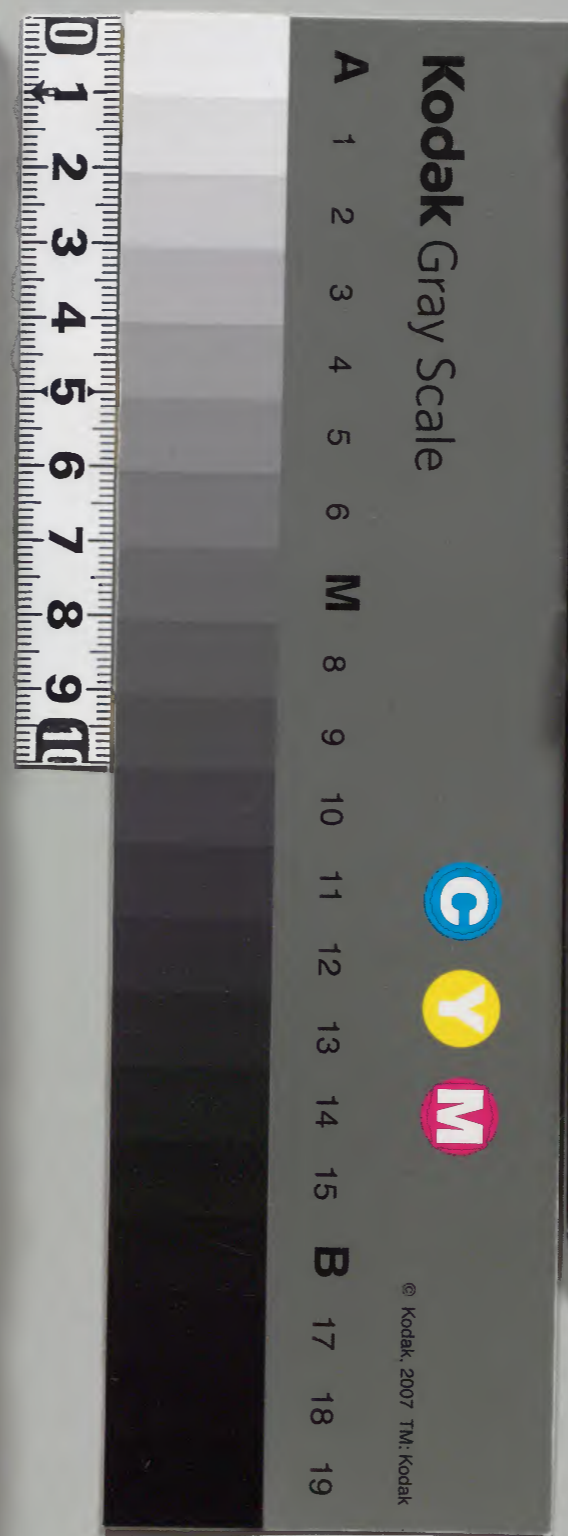


新書世紀別
二
百

内閣文庫			
三六函	八二	漢	書
八二	三二		
八二	三二	類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820
冊數	31 (1)
函號	280 61

286 - 6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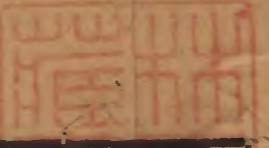
陳太史原評

李氏正藏書

本衙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

380-01

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
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
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
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
如泰華崇巖不可昵近聽其

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寔本
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
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
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沈錮於
俗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

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
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
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
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
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

興雲雨。雷電皆至。灑霽百里。
卽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
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
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
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

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
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
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
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著龜余
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

海內又以快意而歌呼讀之
天下嗜卓吾者禍卓吾者也
故愛卓吾之文章遂信卓吾
之是非過又或疑卓吾之是
非遂掩卓吾之文章亦過予

是以兩懸之不然弱侯讀書
人也與卓吾知己也何必欲
取知己之所是非而更非是
之也哉

南京國子監祭酒前左

春坊掌院事

經筵日講官長洲陳仁錫書

于無夢園



評正藏書序

始卓吾先生書盛行咳唾間

非卓吾不歡几案間非卓吾

不適予笑而置之書自佳耳

何與吾事然卓吾讀書人也

真贗殺雜誰置辨者間取正
續藏書閱之焦弱侯先生敘
云有能抉腸剔腎盡翻窠臼
舉先生所是非者而非是之
斯先生欣然以為旦暮遇之

矣弱侯讀書人也言若此彼
置卓吾於咳唾几案間固宜
去之遠予所評正既書臆於
顛又伸辨於末不敢與卓吾
爭非是但使有取我所非是

者而是非之不更快乎嗟乎
自古定是非之極仲尼一人
耳董狐洵良史要亦一人一
事之直筆不然董狐甫仲尼
並矣而可乎左國自分體裁

公穀殊近訓詁安能是非一
人哉馬班二史猶唐人之選
唐詩今人之輯時藝疇一人
聽其是非哉唯不聽二史之
是非而自以文章行故可永

也如卓吾之文峻簡爽潔波
瀾老成自可以卓吾之文章
行何必問其非是且夫立言
匪易忽然捉筆不暇深思乃
卓吾自以快意而淋漓書之

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抉腸
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是
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忻然
以爲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
藏書一焚書一說書焚書說

書刻於亭州今爲藏書刻於
金陵凡六十八卷

萬曆己亥秋日琅琊焦竑書



藏書序

予爲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于
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
批自點自歌自讚不肯出以示
人予曰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鎮
日無事只與千古人為友彼其

作。用。多。有。妙。處。其。心。多。有。不。可。
知。處。既。已。觀。破。實。不。与。舊。時。公。
案。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特。
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後。
爾。予。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
則。見。其。包。羅。千。古。鑑。別。衆。形。左。

昔。哲。后。碩。輔。名。儒。大。將。意。念。深。
沈。事。功。彪。炳。以。及。篡。逆。不。道。之。
倫。伎。藝。諷。諫。之。類。靡。不。悉。載。中。
間。治。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
懷。點。綴。以。出。品。隲。區。別。撥。事。直。
書。真。可。謂。斷。自。本。心。不。隨。人。唇。

响者也非欲以爲異也而何必
藏之名山以待後之人乎但先
生孤尔峭直自閑入溘自溘遠
楚寄跡禪林托心兩軍畦徑稍
別疑滂叢生即今世之人已無
有知者又何望於後世之人之

知也夫世儒局于成說膠固胸
中尺寸不失誰能凝神于寂以
心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獨窺
其不傳之真邪予謂先生此書
千百世後經筵以進瀆科場以
取士如兩全無疑也茲遊金陵

實舊侶聞其書已為好事者所
梓業与四方人士共之矣噫或
庶矣即有知先生者哉

崑

萬曆己亥秋

賜進士出身吏部左侍郎前部

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翰
林院庶吉士沁水劉東星撰



藏書敘

衡湘梅國楨撰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
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
危急之時用焉當治平無事往
往無以自見其磊塊不平之氣

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又不相
入而藏之名山以俟千百世之
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猶今
之人乎。豪傑之士不宜於人也。
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
士也。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短步

繩趨談性命之糟粕。獨一禿翁
其識趣論議誰從而信之。故官
至二千石。輒自劾免。取漢以來
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分
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不必合
於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世

不相入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
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
者而已余不及禿翁遠甚而與
世不相入則甚似之其書之藏
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藏
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
而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姑
禿翁之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
為之叙而並藏之以俟千百世
之下之知禿翁者

藏書序

法予以南宮之役偕潘去華過
甬都于時先生居比部先生自
託無為人如唯知有性命之學
而已比余入楚先生業已掛冠
寓楚矣余雖時獲聞向然先生

猶居然自託至為人也唯知有
 性命之學而已及余釋榮筮為
 令而從潘生華得孝友藏書
 讀之始稍疑其不同焉頃來余
 叨南岩先生與焦弱侯俱南而
 弱侯已將藏書發梓以傳矣

謂其書鬱鬱皆治平之事與用
 人之方質其始所自託至為幾
 矣兩截豈潛心性命已久將古
 今人物之變治亂之原洞然觀
 火不能掩抑治平之事用
 人之方初非為轍圖印真性命

之學耶。予謂之者。未由窺見。然
細觀其書。甚於治平。大道斷不
妄矣。由其言。有善治。即者。真儒
不由其言。無真儒。即無善治。不
為而可以。有為斯語也。殆謂先
生耶。不然。先生固不有其才者。

一書之中。所三致意。惟是真才。
是寶。豈非識天下之才。用天下
之才。必自不肖其才者。當之耶。
抑識才實難。唯通於性命了達
物情。然後能識之也。雖然。書曰
藏書以生。固將藏之。不以示人。

也。豈先生以己之是非。未必遽
合乎斯世之是非。而欲藏之歟。
昔班固堅譏議子長。謂其是非
頗謬于聖人。夫班固堅猶以子
長之是非。為非是。而謂先生之
藏書。能必斯世之是非。非若亦

決之。是理矣。則先生之以藏書
名其書。固宜。令其是非。果謬也。
果當藏也。則先生之心。是矣。其
是非。果不深也。果不當藏也。則
焦弱侯。潘玄華。之心。是矣。余
又烏能知之。烏能知之。然余有

誤焉。夫使是非而果深也。何可
 藏也。使是非而果不謬也。先生
 雖欲藏之。必有不能藏者矣。夫
 至於不能藏也。先生亦任之可
 也。以孟堅之史。亦將不能無譏
 于子長。吾以是觀之。愈有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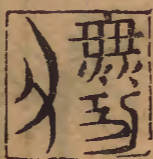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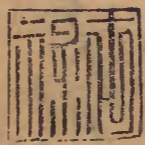
必其書之愈有奇也。為史遭者
 萬古不易。譏史遭者千古不易。
 以千古不易之古。譏萬古不易
 之史。必如是。而後可以讀先生
 之書矣。能讀先生之書。則必有
 善治。必有真儒。既能善治。而有

真儒則雖謂先生是非謬於聖人
由先生之位之可也 首

萬曆歲己未秋七月初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豫章祝世祿頓首撰



藏書紀傳總目前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為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

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目，起自春秋，訖於宋元，分爲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

前有總論

卷之一

世紀總論

九國分爭

東周

西周

周之無王久矣。此東西周君耳，非周王也。周王久已寄食於東西周矣。

燕

田齊

魏

趙

韓

楚

秦

卷之二

混一諸侯

呂秦始皇帝

二世胡亥附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胡亥書名書附者何若胡亥不附始皇安所見耶

匹夫首倡

陳王勝

古所未有故特揭而書其名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籍

自是千古英雄不成帝故書名

乘時復國

齊王田橫

賢矣哉田氏三君安可泯也

神聖開基

漢高祖皇帝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孝惠帝附 書附無可紀也稱帝猶成君也以下皆然

卷之三

明聖繼統

漢孝文皇帝

孝景帝附

英雄繼創

漢孝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昭皇帝

守成令主

漢孝宣皇帝

元成哀平附
吁此不足稱帝矣

篡弒盜竊

新莽王氏

乘亂草竊

公孫述

卷之四

聖主重興

漢世祖光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明皇帝

章帝以後附

東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為公又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曹魏

孫吳

劉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二年

稱司馬者別牛晉也然則司馬氏僅僅兩世爾費許多機巧何益哉

卷之五

南北兵爭

南朝

晉牛氏

共九十八年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三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卷之六

北朝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苻洪苻堅

西燕慕容冲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

聖主文帝宏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聖主武帝邕附

卷之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二世共三十六年

雖同為混一而不得比秦始皇稱帝矣

隋煬帝楊廣附

廣比胡亥自勝是以稱帝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子孫附

唐共三百零六年

嗚呼唐之孫子哀哉

篡弒巨盜

後梁朱溫

討逆正位

後唐莊宗

賢主明宗附 此不宜稱附而限於時代矣然賢聖終難泯也歟哉

借兵臣虜

後晉石敬瑭

乘便竊位

後漢劉暠

因時援立

後周郭威

聖主柴世宗附

卷之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宋共三百一十九年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真宗附 雖曰附猶以宗稱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英宗附

求治真主

宋神宗

哲徽欽附 嗚呼此皆不得稱宗矣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等附

附載

遼

金

華夷一統

元

卷之九

大臣傳 凡五門

大臣總論

一因時大臣

漢叔孫通

曹叅

丙吉

晉王導

附王夷甫

謝安

二忍辱大臣

唐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朱敬則

三結主大臣

漢蕭何

公孫弘

符秦王猛

傳見智謀名臣

唐李泌

傳見智謀名臣

宋呂夷簡

傳見智謀名臣

卷之十

四容人大臣

東漢陳寔

附陳羣

劉蜀蔣琬

晉山濤

羊祐

唐房玄齡杜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宋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光則

文彥博

卷之十一

五忠誠大臣

燕樂毅

趙藺相如

齊魯仲連

魏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漢張良

田叔孟舒

張安世

孫吳周瑜

卷之十二

劉蜀諸葛亮

附傳

唐裴度

宋呂端

李沆

韓琦

卷之十三

名臣傳 凡八門

一經世名臣

漢魏相

晉江統

唐馬周

魏徵

傳見行業儒臣

李德裕

後唐郭崇韜

卷之十四

宋趙普

張齊賢

向敏中

蘓頌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范純仁

程顥

傳見德業儒臣

呂好問

楊時

傳見德業儒臣

葉適

崔與之

元劉秉忠

廉希憲

傳見行業儒臣

耶律楚材

傳見數學儒臣

卷之十五

二疆主名臣

秦商鞅

趙毛遂李同

韓韓非申不害

漢周勃

鼂錯

郅都

張騫

雋不疑

龔遂

傅介子

鄭吉

王尊

東漢董宣

卷之十六

唐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宋寇準

附高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

附种師道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卷之十七

三富國名臣

富國名臣總論

魏李悝

漢孔僅桑弘羊

耿壽昌

隋長孫平

唐戴胄

劉晏

宋陳恕

趙開

卷之十八

四諷諫名臣

齊淳于髡

楚優孟

秦優旃

趙左師觸龍

齊巖下貫珠者

後唐敬新磨

附錄

齊晏子

晉師曠

魏魏敬

漢東方朔

劉蜀簡雍

孫吳諸葛瑾

李忠臣

唐谷那律

王方慶

卷之十九

五循良名臣

漢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東漢卓茂

魯恭

唐徐有功

房瑄

武元衡

卷之二十

六才力名臣

秦李斯

漢趙廣漢

田延年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召信臣

卷之二十一

漢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北魏李崇

唐張嘉貞

崔佑甫

宋張詠

卷之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智謀名臣總論

東周蘇秦

蘇代

秦張儀

陳軫

魏犀首

秦樗里子

甘茂甘羅

魏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卷之二十三

秦范雎

蔡澤

齊孟嘗君

馮謹

楚春申君

齊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秦呂不韋李園

蒯通

廝養卒

卷之二十四

漢陳平

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東漢虞詡

卷之二十五

曹魏荀彧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孫吳魯肅

周瑜

傳見忠誠大臣

呂蒙

傳見大將

陸遜陸抗

傳見大將

曹魏劉巴

劉蜀龐統

法正

卷之二十六

符秦王猛

唐姚崇

李泌

宋呂夷簡

卷之二十七

八直節名臣

楚屈原

吳伍員 楚申包胥

晉豫讓

齊聶政

齊魏子與栗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齊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趙虞卿平原君

齊王蠋

趙肥義

燕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太子丹

卷之二十八

漢濮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樂布

周昌周苛

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貫高

汲黯

蘓武

霍光

金日磾

朱雲

王章

龔勝等三十九人

東漢董宣

傳見疆土名臣

卷之二十九

東漢朱暉朱穆

李善

王恽

李固杜喬

附李邵

卷之三十

東漢皇甫規

趙岐孫嵩

賈彪

王允等

彭修

范式孔嵩

戴封

陳蕃朱震

史弼等

李膺景毅夏馥何顥

范滂

孔融脂習

田疇

晉周處

劉琨

祖逖

卷之三十一

晉稽康稽紹

唐安金藏

顏真卿顏常山

宋劉安世

陳東

胡銓等

辛儼

劉蕡李邵

蘇軾

陳瓘

洪皓

傳見詞學儒臣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

文天祥等

家鉉翁

謝枋得等

卷之三十二

儒臣傳 凡二門

一德行儒臣

二文學儒臣

德行門 又分爲二

一德業儒臣

德業儒臣前論

東周荀卿

孟軻

附樂克論

漢楊雄

東漢馬融

鄭玄

隋王通

宋胡瑗

穆脩

李之才

邵康節

周濂溪

程明道

楊時

謝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元吳澄

黃澤

德業儒臣後論

卷之三十三

二行業儒臣

行業儒臣總論

漢申屠嘉

蕭望之

孔霸孔光

王嘉

東漢第五倫

宋弘

袁安

黃瓊

楊震等

附晉蔡謨隋高頴

卷之三十四

唐黃珪

魏徵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楊綰

附韋貫之

陸贄

裴垪

李絳

宋李昉

錢若水

杜衍

范仲淹

傳見大將

張方平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程頤

傳見易經學
儒臣

張載

傳見易經學儒臣

卷之三十五

宋鄒浩

呂大臨

胡安國

傳見春秋
經學儒臣

陳師道

張浚

張拭

楊萬里

朱熹

傳見經學儒臣

陸九齡

趙汝愚

附傳

蔡元定

傳見經學
儒臣

呂祖謙

傳見經學儒臣

陳俊卿

真德秀

元廉希憲

許衡

傳見經學儒臣

姚樞

虞集

卷之三十六

文學門 又分爲五

一詞學

漢賈誼

賈山

枚乘枚臯

鄒陽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卷之三十七

漢司馬相如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

傳見德業儒臣

東漢張衡

崔篆崔駟崔瑗崔寔

傳見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禰衡

卷之三十八

曹魏曹子建

王粲等

晉張華

陸機

左思

宋謝靈運等

顏延之

附劉穆之

鮑昭

齊謝朓

沈約

唐陳子昂

許敬宗

附李義甫

張說

蘓頲

張九齡

李白

附張旭裴旻

卷之三十九

唐杜甫

王維

韋應物

附李揆

白居易

韓愈

附孟郊等

柳宗元

宋至禹偁

附丁謂

歐陽脩

王安石

蘇洵

蘇軾

蘇轍

附張耒

曾鞏

卷之四十

二史學

漢司馬遷

東漢班彪班固

劉蜀陳壽

附王隱

宋范曄

北魏崔浩

高允

北齊魏收

卷之四十一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

劉知幾

宋宋祁

鄭樵

元歐陽玄

卷之四十二

三數學

又分四門

一音律門

隋萬寶常

宋魏漢津

二曆象門

唐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三占卜門

晉管輅

郭璞

索統

唐嚴善思

周傑

宋竇儼

劉敞

元耶律楚材

四星相門

曹魏朱建平

唐袁天綱

王遠知

卷之四十三

四經學 又分六門

一易經

漢田何等

張禹

京房

晉王弼

附譙定

宋程頤

張載

元許衡

二書經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等

李尋

歐陽歙

東漢伏湛

孔僖

三詩經

魯詩

漢申公

韋孟韋賢韋玄成

薛廣德

齊詩

漢轅固

匡衡

翼奉

平當

韓詩

漢韓嬰

毛詩

漢毛公

附衛宏

卷之四十四

四春秋

漢董仲舒

王吉

貢禹

疏廣疏受

附宋孫復

宋胡安國

公羊春秋

漢胡毋生 眭孟 嚴彭祖

東漢何休

丁恭

穀梁春秋

漢瑕丘江公

晉范甯

唐啖助

左氏春秋

漢張蒼等

劉歆

東漢賈逵

鄭衆

晉杜預

卷之四十五

五禮經

漢高堂生

二戴

梁皇侃

北齊熊安生

宋陳暘

六五經

漢許慎

魏王肅

梁崔靈恩

隋劉焯 劉炫

唐孔穎達

宋朱熹

蔡元定

呂祖謙等

卷之四十六

五藝學 又分三門

一字藝

魏鍾繇

晉王羲之

附子敬等

唐褚遂良

懷素

附山谷

宋蘇軾

傳見詞學
儒臣

元趙孟頫

二畫藝

晉顧凱之

張僧繇

唐吳道元

五代郭忠恕

郭熙

黃筌

宋李公麟

三器藝

魏馬鈞

元藝元

卷之四十七

武臣傳 凡三門

武臣總論

一大將

吳孫武子孫臆

齊穰苴

魏吳起

趙李牧

趙奢

漢韓信

周亞夫

卷之四十八

漢趙充國

陳湯

東漢寇恂

卷之四十九

東漢班超班勇

鄧訓

虞詡

傳見智謀名臣

吳周瑜

傳見忠誠大臣

呂蒙

陸遜陸抗

晉馬隆

西魏韋孝寬

卷之五十

唐李靖

裴行儉

郭震

張仁愿唐休璟

王嗣宗

附哥舒翰

李光弼

張巡許遠

卷五十一

唐段秀實

李晟

李愬

高仁厚

宋曹暉

范仲淹

狄青

种世衡

卷五十二

宋宗澤

岳飛

韓世忠

吳玠吳玠

孟珙

卷五十三

二名將

齊田單

秦白起

王翦

漢衛青

附霍去病

李廣

李陵

東漢耿弇

吳漢

段熲

卷五十四

曹魏張遼

劉蜀姜維

曹魏鄧艾

晉王濬

後周賀若敦

長孫晟

隋楊素

宋劉錡

余玠

元董搏霄

卷五十五

三賢將

賢將論

東漢鄧禹

馮異

馬援

皇甫規

傳見直節名臣

皇甫嵩

朱儁

張奐

卷五十六

劉蜀關羽

張飛

唐李勣

王峻

渾瑊

李抱真

李光顏

宋曹彬

卷五十七

賊臣傳 凡七門

一盜賊

漢赤眉賊劉盆子等

後魏破六韓拔陵

唐黃巢

二妖賊

東漢黃巾賊張角

五斗米賊張魯

晉奉五斗米賊孫恩

隋宋子賢

三貪賊

宋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唐僕固懷恩

李懷光

卷五十八

五殘賊

漢寧成周陽由等

趙禹張湯

江充

嚴延年

唐裴延齡

皇甫鏞

宋蔡確

邢恕

史嵩之

附史彌遠

卷五十九

六逆賊

東漢董卓

附呂布

晉王敦

桓溫桓玄

唐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

朱泚

殺母逆賊附

漢王陵 殺母

東漢趙苞 殺母

晉溫嶠 殺母

七奸賊

唐李林甫

盧杞

宋秦檜

附湯思退

卷六十

親臣傳 凡五門

一太子

漢戾太子據

隋太子勇

唐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卷六十一

二諸王 附宗室

漢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淮南王長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宋劉義康

卷六十二

三外戚

漢史丹

王商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東漢竇武

附胡騰

晉楊駿

唐長孫無忌

卷六十三

四后妃

漢馬后

班婕妤

唐長孫后

宋曹后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竇憲鄭衆附

晉賈后

賈充附

隋獨孤后

唐武才人

吉頊附

韋庶人

壽王妃楊氏

楊國忠附

卷六十四

五公主

宋荆國主

駙馬李遵勗附

唐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列女附

漢桓少君

王霸妻

姜詩妻龐氏

班姬

樂羊子妻

李穆妻

孝女曹娥

龐涓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晉羊耽妻辛氏

隋洗氏夫人

元謝枋得妻李氏

卷六十五

近臣傳 凡三門

一宦官

漢正直宦官呂彊

唐小心宦官高力士

唐忠謹宦官馬存亮

嚴遵美

後唐忠節宦官張承業

以上皆大賢有益於國者

秦趙高

狼賊

漢石顯

固寵

單超等五侯

恃恩

曹節王甫等

結恨

侯覽

報怨

張讓趙忠等

固寵

唐李輔國

恃功

程元振

恃功

魚朝恩

恃恩

仇士良

恃逆

二嬖幸

漢鄧通

董賢

三方士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卷六十六

外臣傳 凡四門

一時隱外臣

漢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丹

漢濱父老

陳留父老

魏桓

姜岐

申屠蟠

黃憲

戴良

袁閎

郭泰

徐穉

管寧

王烈

夏馥

傳見直節名臣

龐德公司馬德操

魏張璠

焦光

隋李士謙崔廓

張文詡

唐元德秀

鄭遨等

宋南安翁

蘓雲卿

卷六十七

一身隱外臣

東周莊周列禦寇

秦四皓

漢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梁鴻高恢

高鳳

臺佟

矯慎馬瑤

樊英

周勰

法真

魏寒貧子

翟莊

晉孫登

皇甫謐

附楊王孫

陶潛

五代陶弘景

宗測

馬樞

阮孝緒

眭夸

李謚

孔淳之

翟法賜

臧榮緒

朱桃椎

唐孫思邈

武攸緒

崔覲

陸龜蒙

司空圖

宋陳搏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魏野

林逋

張望

順昌山人

元劉因

卷六十八

三心隱外臣

戰國魯仲連

傳見忠誠大臣

晉阮籍

劉伶

隋王績

唐李白

傳見詞學儒臣

宋种放

四吏隱外臣

吏隱外臣總論

戰國侯嬴

傳見直節名臣

韓張良

傳見忠誠大臣

漢東方朔

楊雄

傳見詞學儒臣

胡廣

蜀譙周

晉王導謝安

傳俱見因時大臣

唐婁師德

傳見忍辱大臣

白居易

傳見詞學儒臣

鄭縈

五代馮道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終

後有總論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恒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為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用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于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造。亦猶聖主之難遭。

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強。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迹而不能造其域，卒為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為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為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為後先，疏附由為奔走，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遠為邯鄲之婦，所證據千萬世之儒皆為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即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于危

亂危亂之來，由于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傳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為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節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宜？又誰敢嗤之作列傳。

世紀總論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幾亂矣。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為幸矣。幸而治。則一飽而足。更不知其為麤糲也。一睡為安。更不知其是廣廈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也。其勢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迨子若孫。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安飽是適而已。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雖神聖在上。不能反之於質與野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竝生。逐鹿不已。雖聖人亦順之爾。儒者乃以忠質文竝言。

不知何說又謂以忠易質以質揀文是猶不根之甚矣夫
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也亂
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非矯也其
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
不文者也皆忠也夫當秦之時其文極矣故天下遂大亂
而興漢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雖欲不質可得耶至於陳
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爲之業矣故漢祖
之神聖堯以後一人也文帝之用柔文王羨里以後一人
也西楚繼蚩尤以興霸莽武紹黃帝以增廓皆千古大聖
不可輕議摩雄未死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神聖不生

一文一質一治一亂於斯見矣

藏書世紀卷一

溫陟 李載贊卓吾 輯著

古吳 陳仁錫明卿 評正

九國兵爭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慎
 王立慎親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年子朝奔楚
 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
 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
 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

叙末世月
如秋亂絲
說寺林高
似酒關舞
能
漢興九十
載武帝巡
狗河南封
其后嘉三
千里地號
周子南君

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是為東周。以鞏與成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覬王以上皆在東。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年，秦受其獻而遷西周君於黽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秦，周遂不祀。

陳明卿曰：公子咎立，楚以周為秦，蘇代說楚曰：是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不如善周，夫仲連不帝秦，稱天下士亦知有蘇代也哉。

燕

燕召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

天下士必
安民為主
此戰國猶
近古孰謂
士賤哉

隗又奇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二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于燕昭王二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孫燕喪葬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昏百金為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猶得將步
以解

兵不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緩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即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田齊

秦王曰吾愛齊之難知一從一橫其說何也

事左右必怯攻戰
烹左右嘗譽者快絕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弒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

齊世紀

卷一

四

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

之疾犬也東郭遼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遼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死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
 處田父見之無勞勅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
 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
 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
 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
 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
 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
 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
 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
 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
 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旣去莒莒中人
 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
 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
 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后
 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
 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
 此父也
 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
 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

戰國亦有
迎樂

雍門司馬
人一寶

即墨大夫
又應封

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
秦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
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
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
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
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
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
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
以王為可為謀即人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
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王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

即晉楚大
夫封者

秦用陳馳
舊矣

松楸之閭
後堪灌園

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
鄆鄆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
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
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
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
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
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柏之閭餓而死故齊人
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賓客以亡其國歌
曰松耶柏耶佳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

齊世紀

者不餓死中甚用也餓死一無用癡漢而可以全活數十
百人猶且爲之况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格且四十年
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由此觀
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
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
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
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於秦割
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
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
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
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
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

以實送實

用梟是意
着不曰勸
戰攻欲
計者衆乎

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
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
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
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
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
以為郡縣

陳明卿曰趙言於魏欲殺范痤
吏捕之痤因上屋騎危
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若
以生痤市信陵君言於
王而出之嗟乎奇士哉信陵
諫書所自來也

趙

諫七創

以記誦立
後亦創

先是趙夙為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為大夫
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
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
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
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
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
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
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
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

之於是簡子以無郵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郵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弔于

倚變律交以悵諸大夫寧智伯不消下此焉乎
城厚兵足不恃恃鋒

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能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

虎在西京
備本一
與甚不仁

藏書 卷一
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
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
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
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
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潞水
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
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
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
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
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

本可以亡
人國

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
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
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為之期日。而遣
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
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
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郵傳子籍。是為烈侯。與韓
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
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十六

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
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
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既
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房子遂
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
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
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
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
胡服招騎射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
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

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傳王是爲惠
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而自
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
畧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
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
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
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卽
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
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
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

聖人甚禍
無故之利
講學人說
不出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
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
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
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
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
能得之於强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
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
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
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秦固少恩
而葉陽涇
陽不薄
秦亦好諛
耶

圍邯鄲趙使毅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
能殺此二人則可毅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
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存治聞於天下衣服
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
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
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
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
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
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
破軍之敝守而秦兵罷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

汲闢老成

藏書
卷一
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為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彥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陳明卿曰：趙王胡服告公子成曰：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胡服非也，其論不可易矣。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為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為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

以虛實

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下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

此計亦真

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陳明卿曰太史公稱韓厥有陰德以成程嬰諸公之義
竟與趙魏終而諸侯十餘世陰德可忽乎哉

楚

楚芊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
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
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乃爲齊
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
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
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
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
地、三十年、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
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雎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

計必出此

前此豈直之耶

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

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芻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芻。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霸，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郡。

陳明卿曰：周王赧使武公折楚昭子麋蒙虎皮而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此語落來，增光八百。

秦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
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
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
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大戎與申
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
周避犬戎難東徙維也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
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
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十一
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序

公立，存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存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

精內，四戰
外比，雍門
河馬，更高
若

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存公，三年，衛鞅說存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存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存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死，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樛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即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陳明卿曰繆公折丕豹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每歎服其言秦之霸也宜哉

藏書世紀卷一終

藏書世紀卷二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莊公秦周
宜命伐戎
生子三人
長世父世
父曰戎殺
我大父仲
我非殺戎
王則不敢
入邑遂將
擊戎讓其
弟襄公亦
所男子也
秦亡諸侯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爲政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劍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潞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

以貽斯耳
臨刑浩嘆
不如尉繚
說幾句清
話

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
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
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
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
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
六年秦遂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
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
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
曰太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

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毋謚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
取焉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
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
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
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
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
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
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讐諸侯更誅伐
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

大手段

去帝號增
氏號不亦

贊乎

銷兵為鐘

鑿非弛武

也趙高曰

今時不師

文而決于

武力

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
 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鑠金人十
 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
 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
 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
 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
 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

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

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

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立石刻齊人

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請得齋戒與

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

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

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

舜之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

謂其頌簡
質非諛詞
有唐以來
肯不如也
而瑯琊臺
頌除疑定
法細大盡
刀尤切
放下神仙
便要檢胡

山樹楮其山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快為盜所驚乃登之杲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黨人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

盧生大議

史稱中策

李斯皆世

趙城率用

下其議未
實不盡入
情

李斯非佞
也作事少
此執持即
秦亡不特
二世矣

想今濫時
執惡文集
諸曲本不
直得煩火

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斯之謂矣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

由余不云乎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民矣

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且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

名黔首以愚民乃自愚

侯盧一生說大話可斬凡以大語掩其醜劣者理二生也咸陽

殆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幃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

宮七十博
士為書
臣獻領章
不處

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
而度儒生至八猶言怕
餘人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本
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
秦大初括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
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
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
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始皇帝出游
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

季斯置郡
縣是也趙
高案郡縣
守尉有罪
者誅之非
也

一子嬰也
賈太傅以
為不及庸
主太史公

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
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
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
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
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
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果
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車
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
是為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弑二世立子嬰降號為
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以為死生
之義備皆
過矣

藏書

卷二

六

陳明卿曰甚矣秦法之寬也而矯偽多出諸儒生尉繚
侯盧是已故儒禍最酷除謚立石與名親與法讐矣非
郡縣一着豈能及二世哉○太史公書始皇三十年無
事蓋秦史失之太史公不察也

匹夫首倡

陳王勝

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而歎
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
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發閭
左戍漁陽勝與陽夏人吳廣皆為屯長至蘄大澤鄉會天
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
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
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今或聞無罪二世殺
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

死者豈可
復生勝亦

東勝世紀

卷二

六

愚人耳

奸小人

藏書

卷二

七

楚人憐之、或以為尚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
 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敎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
 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
 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為
 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以忿恚尉、令辱之、以激眾、尉果
 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
 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
 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

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
 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為將軍、以廣為都
 尉、攻大澤鄉、拔之、行收兵、北至陳、兵車已六七百、乘騎千
 餘、卒數萬人矣、遂攻陳、入據之、而號召其縣三老、豪傑、會
 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
 稷、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
 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西擊
 滎陽、當此時、秦令少府章邯發兵以擊楚軍、廣將軍田臧
 等相與謀曰：「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因相與矯陳王
 令誅吳廣、而獻其首於勝、勝因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

陳勝世紀

卷二

八

三

將西迎秦軍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
 以降秦勝王凡六月而死葬於碭勝雖已死其所置遺侯
 王將相竟亡秦由勝首事也至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三十
 家嗚呼此所以稱高祖與

陳明卿曰殺長吏以應長吏之權輕也平居僅能守法
 緩急何以使民則首事者出矣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
 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
 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
 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
 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
 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游會稽度浙江梁
 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梁謂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詢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卽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讐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侯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項梁作用亦止此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廼請陳嬰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廼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廼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焉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

知進退存亡謂之聖人嬰母非小可

增年七十而乃顯

亡秦必楚
亦腐傷之
談天意在
漢豈在楚
好奇計者
如是耶但
項梁所處
之勢必須
立楚後

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
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
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
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
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自號
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儋弟
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
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
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
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

懷王起田
間即自將
二姓亦
能乎

義留安陽
以避秦銳

宋義如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
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
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
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宋
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
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
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
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
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
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博牛之蝨不可以

亦未失策

莊書

卷二

十一

數言却快人意有此

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疆。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疆。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今。不。郵。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

又殺其子不亦狠乎

羽是一戰將此一舉也振山東之積畏破懼秦之積威亡秦決於此矣

及。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誓。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

西楚世紀

卷二

十一

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所謂有功亦誅無羽得邯而秦無敵人之手

○侯軍人人惶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
○○于○古○好○漢○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
乃立章邯為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畧地至河南遂
西到新安夜擊院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
得人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
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
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
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
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
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
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
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
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
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
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
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
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
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
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

宋義有知
亦快

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

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

王足下，玉十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
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
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
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
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於是韓生說
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
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
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
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

大英雄必
不出此語

亦難

懷王曰：如約。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
以得顯？士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
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
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
良、狗、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
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
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咸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
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盡，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

忽 忌

萬人敵守
在

西楚世紀

五

田橫有大功於漢

項王好計

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滎陽諸敗軍復會因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

滎陽又失之

項不死此策必被劫破

彭越既得力籍賈佐越更得力

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皐項王已破走彭越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

舍人兒後
何沒沒也

病書

卷二

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
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
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漢果數挑楚軍
戰大破之復入城臯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謂漢王曰
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
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
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
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
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
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

還是樓煩
好漢

絕

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
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
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
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
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
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為
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之和之項王泣下數行
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

好歌

真好漢

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
 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
 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
 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
 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
 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為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
 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
 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
 楊喜為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聖竟守戰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項
 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
 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
 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
 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
 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
 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
 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
 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
 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

說天亦是天與以好漢不與以智慧可如何

大是英雄語

被十餘劊，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踏，爭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為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為漢王也。

陳明卿曰：秦坑諸生，有如舍人兒者，出儒亦不坑矣。然則一范增而不能，用何哉？豈君王愛少耶？○漢還定三秦，增不勸羽徑趨關中而爭一三齊。宜病發於背矣，有增亡無增亦亡。

乘時復業

齊王田橫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疆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畧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立王自立
橫舉事光
昭與立楚
懷王之後
其心術大
異

解歷下軍
是廣意使
罪

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為齊王、及漢王立為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使來必不
殺但不欲
耳

三代以上
之人三代
以上之心

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直、帝王即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

藏書 齊田橫世紀

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陳明卿曰壯哉橫之頭豈翳三十里即百千年來形容尚未敗也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費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

從此頁答
必多

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誚。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卽呂后也。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

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

呂后見一
亦異人也

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即隱
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
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
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陳涉起斬至陳自立
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
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
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
樊噲召高祖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
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
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沛令駭

帝曰室家
完又曰恐
能薄不能
完父兄子
弟極不迂
濶

救趙入關
是兩個難
題目而秦
大軍在趙
則救趙似
尤難
諸老將惜
佚姓名太
公劉媪名
氏無攷漢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
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
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
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
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六
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懷王與諸將
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
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
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嘗攻
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

史之略如此

借屠賴陽盛德一累

楚雖三戶亡秦必焚孰知遺沛公以生全也嗟乎子嬰殺趙高

不得罪于君者也懷王全子嬰不得罪于天者也

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齧戰犍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引夜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齧降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

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

好色侮吏
皆非其質

淮陰侯云
天下已定
人皆自寧
不可復用
其鋒
用之英
雄用人率
如此

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徵董公漢
王亦必出
此

以羽慢着
作漢繫着
又撞異人

逆憤而漢
斯合

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既亡，榮弟橫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為齊王。羽雖聞漢東既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

民惟恐沛公不即為秦王此天也符應何為

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為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請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二年冬十月

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既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十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臯，入關，收兵欲

秦嘗用之以給趙

以備多分
具力雖休
勿休

五鼎書

卷二

三

復東轅生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苑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

羽驍甚無所不戰漢無所不守至于謹守城臯則晚矣所使非其人矣

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侯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臯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

漢高祖世紀 卷二

七

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漢王疾瘳，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東，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糧，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

緊關

持三日糧
可一不可
一當壁上
吃吃已識

版編之末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

信越皆神
龍可以其
欲中之而
竟以欲敗

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
 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
 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
 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
 悉定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夏五月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
 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王仁
 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科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

漢王曰帝
 賢者有也
 空言虛語
 非所守也
 簡質可思

真不如

能用之則
 三人又皆
 不如其主

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
 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
 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
 所以為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
 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會諸侯于
 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秋九月匈
 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
 鞮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為

有急用人
無踰就近
一着

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銜，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項○王○失○意○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雄○故○多○感○泣○矣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等諸大臣噓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

君王后謂
王建曰
臣其可用
取贖受言
已忘之矣
后死建用

漢高祖世紀

后勝而齊
亡然則呂
誅諸將以
鄺商言遠
發後可異
刻印銷印

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即位七年，起兵五年，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為編戶民，北面為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鄺商。鄺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呂氏殺趙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呂后留之，乃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秋七月，相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相國蔡薨。六年，舞陽侯噲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年。呂后臨朝八年。太史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陳明卿曰：田橫語使者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百貌耳。嗟乎！兩人真相知，信越志在富貴，吾能尊

禮之亦能殺之矣何以使之見哉○太史公贊漢高絕
套爛可厭○殿上論功不及紀信恐亦漢史誤遺

